



# 將困難轉化生命動力 年輕人練絕成招何愁沒出路



面對半年來超過二十名學生輕生，香港教育局成立「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」研究對策，也安排了分區家長座談會以至專家到校支援，這些措施成效幾何，還要時間觀察。更根本的問題是，輕生者難道真的非死不可？一死就可以一了百了？一聲死者已矣，就要生者（親人、朋友和師長）面對生命早逝的局面而長期生活在哀傷痛苦中？

孔子說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了解生死意義，相信有助我們的生命過得更有意義。應香港生命教育促進學會、佛教聯合會中學聯會邀請，台灣佛光山寺副住持、南華大學使命副校長慧開法師上月訪港，首度在沙田覺光法師中學，為佛聯會數百高中師生舉行一場生命教育講座。又贈送他撰寫的《生命是一種連續函數》予學界新知。

「人生不會很順利。就如大家玩電腦遊戲，如果太簡單就不好玩，大家要過關升級，否則沒有成就感。要冒險才刺激，人生就是面對挑戰的過程。」慧開法師舉美國NBA球星林書豪為例，說明有適當的壓力才有動力才有突破。「外太空沒有壓力，但人類生存不了。地球就有大氣壓。」再如許

多中學生讀過的書的主人翁，《汪洋中的一條船》的鄭豐喜、《杏林子》的劉俠、日本《五體不滿足》的乙武洋匡、天生沒有四肢的「澳洲生命鬥士」尼克，他們面對困難，沒有被困難嚇倒，反而轉化為生命的動力並取得成就。

## 現代人面臨許多生命叩詭

慧開法師的講題就是「自我突破生命的困境——活出意義來」。他指出，現代人面臨許多生命叩詭，一方面資訊爆炸，物質充沛，另一方面精神空虛，「現代人只重視謀生技能，但忽略生活之道。不斷增加財富，追求物慾，到頭來迷失於生命方向。」他又舉例，時下年輕人不要寫情書。確實，手機一按，短訊即發，現在連喜怒哀樂也圖像化了，瞬間即可傳出去，情感的培育、情緒的沉澱與昇華，似乎沒多少，更不要說深度。

擺在高中生和大學生面前的，就是求學求職就業等前途，大學教師的世界則是教學、研究和服務。一般人的世界，則是工作、事業為主，健康和家庭遠在其後。人們少有心思和時間，去考慮生命的永續經營觀。

曾任教中學十年的慧開法師，特別以其擅長的數學輔助說明，指出只是抱持生命限於「一生一世」的想法，實為封閉思維，面對的生命難題將是無解的，改用一元二次方程式，甚至是相對論的四度空間，思想眼界將大不一樣。「山不轉，路轉；路不轉，人轉。要照亮別人，先燃燒自己。追尋生命的意義，是人基本的生命動力。」

## 面對難題抱持感激的心

升學壓力大，日子看來不好過，這不是香港獨有現象。慧開法師告訴在座師生，台灣升學壓力也大，少子化（生育率低，適齡學生減）辦學壓力也大，當地今年九月將減少二萬五千名高中生。小學合併已成趨勢，高中以至大專院校都面對生存壓力，校長更是首當其衝。台灣教改意在減輕學生壓力，結果壓力反而愈來愈大。他表明，未來壓力會比現在大，但人們的抗壓力也將更大。「壓力太大不行，沒有壓力不可能。沒有壓力的人生，將是懈怠。挫折是人生最好的鍛煉。不要害怕壓力及挫折，經歷挫折才能進步。」

## 慧開法師：生命教育從關懷開始

從事教育工作三十九年的慧開法師，是台灣生命教育始創者之一。他指出，公元2000年前後，台灣一度充斥青少年自殺自殘潮。為此，「教育部門」意識到過去的道德教育不能解決問題，其後成立生命教育推動小組，舉辦研討會，將生命教育帶入校園。當局在台灣大學設立生命教育學會，南華大學則成立生命教育中心，有別於一般心理系不談生死，南華專設生死學系和生死學研究所，講生死關懷、悲傷輔導、殯葬禮俗以及死亡哲學。主持者就是慧開法師。

慧開又舉辦生命教育導師專業培訓班，親自執教，學員須修滿三十六學分，至今已開辦了七期，累計學員幾百人，包括醫生、護士長、中小學校長

，也有若干香港學生。碩士班則有八十人，教師、醫護和各行業人士各佔三分之一。

慧開表示，生命教育是長時間的工作，要從關懷開始，「過去社會沒有檢討教育，側重謀生的技能，卻忘了教授青年人生活之道。當他們面對感情、人際關係等生命問題，謀生技能卻解決不了問題。」他認為學生應該掌握面對兩難的獨立思考。

為支援學生，台灣大部分大學在學生入學時，會先進行心理測驗，篩選出有自殺或自殘傾向的學生，測試結果保密，但校方會跟進了解。慧開說，當地所有院校都設有最少一名心理諮詢師，滿足學生需要。



從事教育工作三十九年的慧開法師，是台灣生命教育始創者之一。呂少群攝

不經一番霜雪寒，哪得梅花撲鼻香？慧開法師鼓勵同學們多看武俠小說，例如《神鵬俠侶》、《天龍八部》等，神遊其中，當有領悟。對於武林中人追求的絕招，他概括為絕招絕招，練絕成招。「練武不練功，到頭一場空。」他鼓勵同學們找到興趣，練絕成功，就不用擔心沒有前途了。面對人生難題，要抱持凡事感激的心，不放棄，不抱怨，則何愁沒有出路。

聽過慧開的講座，香港生命教育促進學會負責人湯偉傑慨嘆，多名港生跳樓或與價值觀混亂有關，「以為今天讀書是（讀給）父母的。好像自己是為別人而活，似乎自己沒有選擇權利。」佛聯會中學校長會主席郭民亮也說，許多年輕人看不到出路。慧開回應，學校、輔導老師和家長要共同面對學生自殺問題，特別是家長要再教育。

撰文：呂少群

## 生命教育在村校

### 書架

多年來，香港的教育皆以應試為主導。生命教育雖然極重要，但在與應試教育比較時，往往亦要「讓路」。近日，由於本地興起了一些所謂的「本土派」，引起了我閱讀本地史的興趣。羅慧燕的《藍天樹下——新界鄉村學校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15年），是一本介紹鄉村學校興衰史的書籍。在翻閱時，我認識到鄉村學校原來曾有過不少推動生命教育的經驗，值得我們參考。

首先，鄉村學校的大自然氣息濃厚。建校之初，校園設計大多經過校長用心構思，精心布局；加上50、60年代盛行區際園藝比賽，小學農業常識科鼓勵師生栽種花果等，都加強了

學校的自然氣息。村校校園的花卉適時開放，令全校師生、家長在校園欣賞美景的同時，感受到大自然的生命力。

此外，村校的師生往往發揮着支援社區的多元功能。在那個年代，校長、老師平日會幫助村民閱信，甚至寫信。老師與村民相處有着鄉土的情誼，村民會送贈墨魚、魷魚、新鮮蔬菜給老師；老師不單認識自己的學生，甚至幾乎認識全村的家長。學生在學校讀書，他們的下一代，甚至再下一代也是同校的校友。如此良好的家校關係，是推動生命教育的重要成功因素。

最後，同學生活的片段亦處處洋溢着生命的氣息。在放學後，同學不會馬上回家，經過岸邊時，老師有時候跟學生一同在海邊捉魚。這樣的課餘生活是今天的學生不能想像的。這些在今天已消失的校園生活，在當年肯定發揮着生命教育的功能。



我讀畢本書後，對村校教育前輩的努力，深表敬意。他們教出的學生，在學業上雖然可能會稍遜於市區學校的學生，但他們的人生觀相信會十分積極，並懂得欣賞生命！

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

## 用反貪腐奪取國際話語權

### 國情新知

部分香港人對國家最大的誤讀，是以為中國政府不作為。事實當然並非如此！中國面對的弊病相當複雜，卻一直沒避諱。以貪腐為例，美國、加拿大一類大國，不斷收留中國外逃貪污疑犯；更經常「依正手續辦事」，對證據確鑿、中國呈上如山文件證據申請引渡回國受審的外逃貪腐分子，用行政程序來保護。賴昌星便是一例。賴昌星不只建紅樓賭場及要挾官員合作貪污，甚至涉及買兇殺人滅口等重大罪行，可是就一直被加拿大綁在行政程序內，安度十年加國生活。其間據溫哥華市警方披露，賴昌星更做「疊馬仔」，透過設於列治文市的「紅樓」，替加拿大賭客連接澳門賭場進行網上賭博。原因是候判期間，賴昌星可以不用住監獄，安居自己租住的房子，並且可接受媒體訪問，中傷中國對他誣告。美國就更甚了，是幾十個大貪官和各式中國經濟罪犯的天堂。

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富裕國家，一方面收留貪官，向他們的財產抽稅自肥，一方面卻用「中國貪腐問題嚴重」為議題打擊中國。誰知習近平一上任，在王岐山鐵腕治下，不只在中國國內打貪，還開出名單向美、加要人。以下一段引文摘自習近平2016年1月中紀委六次全會上的講話，文中直接點明堅定反腐的國際意義。他說：

「我們堅定不移反對腐敗，使我們佔據了國際道義制高點。

過去，美國等西方國家總想用反腐敗問題來拿捏我們，不斷在聯合國、二十國集團、亞太經合組織等場合提出所謂反腐敗問題。現在，我們在國際上一舉轉為戰略主動。我們加強反腐敗國際多邊雙邊合作，啟動「天網行動」，加大追逃追贓力度，將一批外逃多年的犯罪分子緝拿歸案。我們主動提出一系列反腐敗國際合作倡議，倡議構建國際反腐新秩序，特別是加大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反腐敗合作方面的壓力，要求他們不要成為腐敗分子的「避罪天堂」。原來他們認為那些犯罪嫌疑人是他們手中的牌，現在都成了手裏的燙山芋。各方面對我們敢於向腐敗亮劍是佩服的，我們的反腐行動贏得了國際社會尊重。」

2015年是外國力量唱衰反貪沒成效力度最猛的一年。某些外國中文媒體說獵狐行動全面崩潰；也有所謂海外民運人士說反貪困難不前；又說反貪令官員積極性大減，不少人以走足程序來拖延時間……凡此種種，側面反映習近平自2013年以來的反貪不是走過場，被牽涉的貪腐集團必定不斷挫折打貪的銳氣。天津爆炸事件發生後，有官方背景的時評文章便發出警告，指反貪觸動了利益集團，他們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反撲。

一場改變中國的大手術，可以沒阻滯嗎？由習近平特別點明反腐的國際意義可見，再大的困難也擋不了中國要走出「貪腐普遍化」的決心；這是國內需要，也是回應外國中傷的必然出招。唱衰者最終只會又一次失望而回。余非

## 匯通天下(二)

### 緣起香江

港島開埠之時，人口約七千，居民多以捕漁、打石及手工業為生。當英人在中環一帶開闢商業中心，吸引外商來港開設貿易公司（俗稱洋行），以便進入大陸開拓生意。

由於中環被選作政治與經濟的核心地帶，英人將華籍居民強遷至上環一帶，並於中區修造第一條橫街（荷李活道）與直街（砵甸乍街，坊稱石板街），在兩條街道交匯的路口之上，港府先後設立監獄、裁判署及警署，除了實際治安管理外，亦有居高臨下震懾華人的心理效果。所以華人集中在砵甸乍街（或閣麟街）

以西地區生活，如無特別需要也甚少在中環活動。這樣，港府就在不動聲色之間達至華洋分治的隔離目的。而華洋族群因文化差異，加上國仇家恨與生活磨擦等因素，彼此心存芥蒂。華人在上環一帶謀生，生活模式沿襲傳統，對於洋人使用的紙鈔，不甚信任，日常均以銀元和銅錢交易。華商若需融資借貸，就會按需要到當舖、金店、銀號及錢莊貸款，而上環的文咸東街就是中式銀號的集中地，主要提供儲蓄、匯款、兌換、按揭、借貸等服務。

直到十九世紀末，華人對西式銀行漸有認識，於紙鈔應用亦增加了信心，到1891年有華商參與開立中華匯理銀行（National Bank of China），更發行五元及十元鈔票，不過未獲港府承認。

1901年，內地首間銀行——中國通商銀行

（The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）——來港開設支行，只經營四年；1909至1911年間，由大清銀行（Ta Ching Government Bank）及交通銀行（Bank of Communications）先後在文咸東街開業，兩間均由清廷設立。辛亥革命成功後，兩間銀行由民國政府接收，前者改稱中國銀行，並停止在港業務，僅留官商合營的交通銀行作為中國政府的代表，兼理內地與港之間的匯兌等商業事務。這些是本港早期的中資銀行。

1912年，港商李煜堂等人合資開辦廣東銀行（Bank of Canton），資本達二百萬。另外，東南亞華僑也來港設立四海通銀行（Sze Hoi Tang Bank），開通香港與南亞的匯兌服務，亦藉此強化與大陸貿易的聯繫。此後，「中、外、華、僑」的資金持續匯入，推進本地銀行業務發展，為香港躍登國際金融業前尖位置奠下穩固根基。

香港史學會總監鄧家宙  
電郵：shkh.org@gmail.com